



第二千三百五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4月15日星期四下午4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

成员：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凌青先生

朗尼耶-科南先生

辛克莱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卡姆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乔伊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杨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利钦斯坦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4时5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2年4月12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67)

1982年4月13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67)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一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以色列代表和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孟加拉国、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和姆拉尼·曾塔尔先生(摩洛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索布汉先生(孟加拉国)、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贾拉尔先生(印度尼西亚)、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穆罕默德先生(伊拉克)、扎伊纳尔·阿比丁先生(马来西亚)、奈克先生(巴基斯坦)、阿拉加尼先生(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先生(苏丹)、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基尔贾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阿卜杜勒·拉赫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尼日尔代表和塞内加尔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中的这一项目。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奥马鲁先生(尼日尔)和吉戈先生(塞内加尔)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吉戈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你很容易理解塞内加尔代表为什么要参加安全理事会应摩洛哥国王陛下的请求召开并由扎伊尔代表主持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提一下我国与摩洛哥、扎伊尔的关系中始终具有的特点，即合作和重视别国主权的传统联系吗？难道我们还需要回顾说我国政府决心为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努力以及塞内加尔将继续谴责对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一切罪行吗？

我要祝贺你先生在安理会处理这样重要问题的时候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要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位经验多么丰富的老练外交家，由你担任主席将保证我们工作取得成功。

我也要表示我的代表团感谢安理会理事国准许它参加这一辩论。

安全理事会应伊斯兰会议及其耶路撒冷委员会的请求，现在开会审查由于对耶路撒冷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蓄意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任意武装袭击而造成的严重局势。这种局势显然是以色列政府单方面决定宣布耶路撒冷为它的首都、非法吞并圣城耶路撒冷的结果。这一决定已于1980年6月27日在这里遭到我们的谴责，它是以色列政府早就开始的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事实上自从1967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大规模非法占领和没收阿拉伯的土地。这种吞并措施正是以色列为进一步巩固它对阿拉伯领土的非法占领而采取的又一步骤。

自从1967年以来，已经建立了87个定居点，这一过程不仅没有放慢，而且随着利库德集团的上台还在继续进行。以色列的意图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干脆而且简单：它企图以所谓安全为由并且无视巴勒斯坦人民

的愿望永远留在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正在努力争取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

耶路撒冷问题不能与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分开，尽管它有自己的特点。圣城耶路撒冷由于其中有三个天启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三教信徒超过了12亿，因而该城在亿万信徒的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耶路撒冷代表并且体现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精神传统和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这三个天启宗教所宣称的神谕的连续性。

1948年，在被称为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西城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差不多占有三分之二的土地面积。而今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以色列推行没收直到当时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有的耶路撒冷东城中土地的政策，使圣城的人口结构、文化和宗教性质都发生了有利于它的变化。因而许多历史和宗教遗址继续不断地遭到侵犯和破坏。清真寺被改为犹太教堂，我只提一个吧，希布伦的尊贵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就是如此。以色列政府决心要使耶路撒冷犹太化，于是它无视国际上的情绪和舆论，拟订了一项将各外交使团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的法律草案。

1980年3月1日的安全理事会第465(1980)号决议说：

“……以色列为改变巴勒斯坦和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其他阿拉伯领土或其任何部分的实际面貌、人口组成、体制结构或地位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无法律效力，而以色列将其部分人口和新来移民移居到被占领领土的政策和措施悍然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并对达成中东全面、公正持久和平构成一项严重障碍。”

使我们今天在此聚会的这一事件正是这一并吞行为的结果。我们谴责这一行为，因为它使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到威胁。因此安理会可以理解，当我们听到以色列代表非常简单地把士兵艾伦·哈里·古德曼的行为说成是一个——用他的话来说——“精神错乱”者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感到惊讶。对这种说法我们不应该给予过分的重视。

这确实是个奇怪的巧合：正当以色列大使在安理会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另一个以色列士兵好象是为了证实以色列的军队确实是一支“由精神错乱的人组成的军队”似的，在加沙杀死了一个8岁的巴勒斯坦儿童。

以色列代表1982年4月13日在安理会发言时说：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不仅是不容异己和偏见，而且还有偏执，极端的固执。”〔S/PV.2352，第27页〕

对艾伦·哈里·古德曼的行为的确没有别的解释，他肯定是在宗教上的憎恨情绪支配下干出来的。

事实再也清楚不过了：1982年4月11日星期日上午9时20分，一个以色列士兵手持步枪进入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残酷杀害了哈吉·萨勒·亚曼和伊哈德·巴德尔。以色列当局认为这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兵士的孤立行动。

耶路撒冷伊斯兰委员会4月14日的电报——昨天约旦代表宣读了这封电报——提供了有关事态发展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是一种亵渎罪行。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罪行是在复活节星期天，在最神圣的圣殿之一，尊贵的圣地，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中犯下的。这一罪行以色列军队是有牵连的。

这一残酷的亵渎行为，正如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在他的信中所说的：

“……使业已威胁国际和平的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光是说下面这种话是不够的：

“以色列人民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对这一卑劣行径同样感到厌恶”。〔S/PV.2352，第27页〕

以色列代表为了推卸对这一行为所应负的责任，就是这么说的。尤其奇怪的是他还把这一行动和谋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未遂的事件联系起来，好象圣彼得广场是在被占的巴勒斯坦似的。我们正在谴责的事件发生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而那一罪行则是受到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采取的做法和所作所为的启发才干出来的，而且也是它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以

色列蔑视联合国决议、日内瓦公约、我甚至可以说蔑视国际法而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蓄意推行的政策，是产生后果难以逆料的紧张局势的根源。

只要以色列政府不顾或漠视以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自决和独立权利为基础的和平解决办法，那一个地区就不会有和平，它所公开表示要在耶路撒冷的和平与和解气氛中实现宽容及和平共处的愿望也将无济于事。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这一个古德曼还是另外一些古德曼，都不能摧毁巴勒斯坦人民要求取得基本生存权利的決心。要在耶路撒冷实行和平与和解，就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这些愿望的合法性，而这正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关注的事情。

最后我要说，使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的这一辩论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愿意相信，安全理事会能够为那支由“精神错乱”者组成的军队找到合适的收容所，以便结束挑衅、憎恨和暴力行动，使这一惨遭折磨的地区会出现和平，并加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效力和能力的信心。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尼日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马鲁先生(尼日尔)：主席先生，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你作为法学家和杰出外交家的经历和品质，以及扎伊尔和尼日尔在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内的良好关系，都使我今天无比高兴地看到你在特别繁忙的四月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毫不怀疑你将继续以你的智慧和献身精神，胜任愉快地履行你的重要而微妙的职责。我要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允许我的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我也要热烈祝贺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在三月份完成的出色工作。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耶路撒冷问题，安理会再次要处理一些极度悲惨的残酷事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件使国际舆论回想起暴力行为和不容异己现象，这种现象经常折磨着被占阿拉伯领土居民生活的时到现在已经太长久了。

4月11日在圣城耶路撒冷两个最大的清真寺外面

犯下的野蛮的亵渎罪行，只是一系列各种骚乱、一般罪行和挑衅之一，其未经宣布的最终目的，是使全心全意力求解放耶路撒冷并在大力支持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英勇的正义斗争的全体伊斯兰人民愤怒到无法抑制的地步。以色列的狂热分子和鹰派保持这种蔑视人类道德观的气氛，事实上是希望在该地区无限期地保持一再爆发危机的状态并证明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以便为以色列的镇压、侵略、战争和统治政策辩护。

但是——我们讨论中的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使我们不能细谈——这是一种无视全世界渴望正义的行为，一种无视伊斯兰世界决心的行为，伊斯兰世界已经下定决心要在必要时就战斗到底；这也是一种无视国际社会日益坚决地抵制任何蛮横的、依靠武力造成既成事实和占领土地的政策的行为。

在中东正在度过的这些黑暗日子里，面对着再次席卷被占阿拉伯领土的暴力浪潮，特别是面对着企图破坏和毁灭耶路撒冷中伊斯兰最神圣的圣殿的做法，安理会必须明确谴责对耶路撒冷圣地犯下的野蛮的亵渎罪行——对此以色列作为军事占领国，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是必须承担责任的。

但是，安全理事会也应借此机会重新要求以色列无条件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安理会应该要求停止对圣城耶路撒冷不断的亵渎行径，按照穆斯林、基督教徒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恢复该城单独体的国际地位。安理会还应宣布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自由返回自己的土地，以便建立自己的家园。为此就必须承认这些恢复正常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民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为此也必须课求冲突各方进行和平谈判——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以平等地位参加谈判。

就尼日尔而言，它已在这里和世界各地十分频繁地声明，它多么渴望正义和公理取得胜利。因此，它不止一次宣布在中东事务上支持伊斯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事业。尼日尔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把1982年4月14日定为对在被占领土上进行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日，对在耶路撒冷犯下的亵渎罪行的全国抗议日，并且刚刚举行了有关的活动。这是一种迹象，表明我们正以不耐烦和关切的心情等待着结束这种不

容异己现象，等待着中东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健康而卓有成效的共处能够取得胜利。

主席：我感谢尼日尔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贾拉尔先生(印度尼西亚)：先生，因为这是我本月份在安理会的第一次发言，我要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的主席。在这安理会面临着被占阿拉伯领土上发生的又一严重事件的时候，我相信在你的干练指导下，安理会定能顺利完成其审议工作。

我还要赞扬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在三月份担任主席期间熟练地处理了安理会的事务。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及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给予我们机会来参加辩论全体会员国严重关注、我国也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安理会的理事国都知道，印度尼西亚是伊斯兰会议组织耶路撒冷委员会的成员国之一。我们特别关心圣城耶路撒冷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有一亿三千多万的人是穆斯林，他们和信仰其它宗教的印度尼西亚同胞生活在和谐和相互尊重之中。

大家谅必记得，自从去年夏季以来，仅仅安全理事会就曾数度开会，讨论因以色列在中东推行的政策而造成的该地区的事态发展，其中包括以色列轰炸贝鲁特的居民稠密地区，以色列无端袭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以色列并吞戈兰高地以及以色列在它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强行实施文官统治后任意解除正式民选的阿拉伯人官员的职务。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另外一个事件，就是亵渎伊斯兰最神圣的圣地之一，伊斯兰的第一礼拜方向：耶路撒冷的岩石殿清真寺。人人都知道，干这件事的是以色列的一个士兵，他在袭击时身穿军装，公然携带武器闯进清真寺，向穆斯林信徒胡乱开枪，在打光子弹之后才终于被捕获。此外，这个所谓精神错乱的士兵在应召参加以色列军队时，应该是经过全面常规检查的。

我的代表团认为，这一滔天罪行正是以色列蔑视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政策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何况这并非第一次企图毁灭伊斯兰的这一圣地。1969年一个纵火犯袭击该清真寺不仅受到穆斯林国家而且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后来又多次企图毁坏这一清真寺。近在1980年，在岩石殿清真寺里查出烈性炸药并拆除了信管。今天对阿克萨清真寺和整个圣地的亵渎行动仍在继续进行，其方式是进行挖掘，从而威胁它们结构上的完整。实际上，国际社会不能不将最近这一次袭击视为以色列移民对阿拉伯人民采取日益好战态度的结果。

近几个月来，全世界都看到了对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采取的暴力行动空前升级的现象。这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并吞戈兰高地、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强行实施以色列文官统治以及以色列早些时候宣布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圣城为其首都等一系列扩张主义政策上。其中每一次行动都遭到绝大多数会员国的谴责。

被占领土上阿拉伯居民的英勇抵抗，着重说明了他们反对以色列占领军的镇压和压迫政策的决心。去年12月以来，被占领土上许多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数以百计的人被逮捕和拘留，集体惩罚——其方式为拆毁住房，对整个村镇进行报复——已变得司空见惯，小学和大学无限期关闭，民选的阿拉伯人官员被任意免职，由以色列移民组成的治安队在镇压阿拉伯居民的运动中胡作非为。根据上述事实，我的代表团认为袭击岩石殿清真寺是对被占领土阿拉伯居民实行的政策的又一反映。

仅在岩石殿清真寺遭受亵渎前两天，我国外交部长在科威特参加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部长级特别会议。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在科威特会议的发言中说：

“由于占领当局对西岸和加沙地带居民实行恐怖统治，被占阿拉伯领土最近的局势已变得非常紧张。民选的市长和村长遭到免职，被杀害和致残的人数与日俱增。”

会议的最后公报特别注意到了被占领土上的圣地特别是岩石殿清真寺遭受亵渎的事并对此深表关切。

有关这次袭击事件及其详细情况的报道公布以后，国际社会感到无比愤怒，不仅因为这一最神圣的圣

殿遭受亵渎，而且还因为以色列军队的所作所为，他们在袭击的现场打死打伤了许多阿拉伯人。

以色列当局及以色列移民对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加紧进行恫吓和镇压，着重说明了局势迅速恶化的严重性。以色列显然企图在最近的将来完成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兼并，这可能导致该地区发生另一次战争和危及全世界的和平。由于以色列部队在黎巴嫩边界集结，等待命令对这一长期受苦受难的国家发动一场新的毁灭性战争，局势就更加严重了。因此，国际社会必须新的战争席卷这一地区之前行动起来，消除这一危险局势。

这次袭击岩石殿清真寺的事件使印度尼西亚人民特别感到厌恶，他们90%是穆斯林，是世界上穆斯林居民最多的国家。我们认为这次亵渎行为不单单与阿以冲突有关，而且是对我们信仰的直接冒犯。

这次事件进一步表明，以色列政权没有能力维持秩序和保护耶路撒冷的圣地。根据这一情况，我的代表团要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即耶路撒冷圣城的主权必须重归阿拉伯人掌管。因此，我的代表团敦促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历次决议，包括第465(1980)、476(1980)和478(1980)号决议，采取适当措施。我们必须迫使以色列停止在耶路撒冷圣城实行犹太化。我们必须强迫以色列废除其“耶路撒冷基本法”，停止对伊斯兰圣地进行的挖掘活动和其它亵渎行径，立即停止对阿拉伯居民的恐怖活动。我的代表团将一如既往，准备支持国际社会为使以色列占领军无条件地全部撤出一切被占领土，包括将耶路撒冷圣城交还给阿拉伯人掌管所作的一切努力。

主席： 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允许我参加这次辩论。我也要借此机会祝贺你先生担任1982年4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由于我本人荣幸地认识你并从你那里获益非浅，由于我了解你杰出的外交才能，我的代表团

相信，在你的主持下，安理会必将完成它的重要职责。

我也要借此机会代表我的代表团对美国的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出色地主持了3月份安理会的工作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又一次开会审议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由于以色列国的军国主义、警察统治和兼并政策，这一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了。

在被占阿拉伯领土特别是耶路撒冷圣城发生的严重事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上，尽管我们知道从1919年制订扩张计划起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就包藏着祸心，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究竟要把他们和阿拉伯邻国的关系搞成什么样子。

不到两个月以前，安全理事会讨论了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问题，当时以色列竟干脆并吞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不到两周以前，以色列政府专横地决定解除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内经巴勒斯坦人民选举产生的几个大城市市长的职务，因此而引起的该地区日益加剧的爆炸性局势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就在4月11日，伊斯兰最神圣的地方之一遭到一伙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亵渎，造成几十个人死亡，有些穆斯林信徒实际上是在阿克萨清真寺里面受到重伤的。

实际上，以色列占领军镇压巴勒斯坦平民的罪行是司空见惯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对最近亵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内伊斯兰圣地的行径应承担全部责任。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亵渎千百万穆斯林崇敬的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清真寺是预谋的，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我的代表团强烈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最近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内伊斯兰圣地所犯的罪行。

我们大胆地希望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对阿拉伯人采取镇压行动的人，最终能使以色列倾听理智的呼声，说服他们停止破坏普遍的社会准则和尊重人的尊严。

因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有机会不受拘束地履行其义务，采取适当措施对那里的局势作出反应，

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如果安理会要看到中东地区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少就得这么办。

我们要再次向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表示，几内亚政府和人民全心全意地完全支持他们在唯一的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斗争。

主席：感谢几内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基尔贾先生(土耳其)：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时局维艰，我们在世界各地面临的问题极为严重。我们祝你继续顺利完成你的艰巨任务。

我也想赞扬你的前任美利坚合众国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她在一段特别敏感和困难的时期里卓有成效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

上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起亵渎人类最神圣的圣殿之一的罪行。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对该城圣地犯下的这种亵渎罪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1967年以来作为占领国的以色列，负有协助保护和维持耶路撒冷全部宗教圣地的责任。但是以色列象在别的地方一样，一直没有履行它在耶路撒冷作为占领国所应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进行讨论的原因。我们热切地希望这次辩论结束时，安全理事会能对这一问题采取坚定、一致的立场，因为只有安理会一致的呼声，才能有助于缓和及消除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特别是耶路撒冷爆炸性的紧张局势。

4月11日在岩石殿和阿克萨清真寺发生的事件，以及紧接着发生的事件，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以色列政府对此也表示谴责。但是问题不在于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以色列士兵是否精神失常或仅为个人行为。不管情况如何，以色列都无法推卸它对耶路撒冷圣地所负的责任。根据日内瓦公约，以色列占领当局应承担协助保护耶路撒冷宗教圣殿的全部责任。因此我们认为，争辩说这一令人深感遗憾的状况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的疯狂行动造成的并且仅仅在这一范围之内谴责这

一罪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到最后仅仅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不够的。

上星期日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不管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并不是在普通环境、普通场合以及在有关的人民和地区可以认为是正常的时刻犯下的普通罪行。上星期日事件的真正意义是在正当整个地区处于极其需要消除的爆炸性紧张状态的时候，对人类伟大的宗教之一的遗迹犯下了新的亵渎罪行。占领国以色列应该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加剧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事件，特别是亵渎和破坏圣殿的行径，是必须防止的。

以色列应该用行动表明，它接受、承担并忠实履行它作为占领国根据国际法原则特别是日内瓦公约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说，以色列应以占领国的身分行事，即使以色列对自己留驻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1967年占领的耶路撒冷，可能并不认为是占领——这种观点确实是非法的。十分清楚的是，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所作所为极其卑劣，长期拒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确切地说，以色列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内推行的是非法移民和兼并的政策。土耳其始终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它所占领土推行的政策，从未承认以色列企图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任何行动，并认为有关被占领土的一切此种行动一概无效。

有一项明智的规则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在涉及到民族国家的行为的时候，这就是不能靠指出别人的其他错误来证明自己的谬误是正确的。任何地方发生的不义行为和罪行都令人厌恶，必须予以根除。我们大家都应首先扪心自问，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负责任，是否符合合理性和正义。以色列在指责别人之前也应首先检查自己的行为。

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将强烈谴责最近在耶路撒冷犯下的亵渎罪行。我们希望安理会也能提醒以色列注意它作为占领国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对保护和维持耶路撒冷的全部圣地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安理会不这样做就会使该地区发生更多的暴力行动和出现更紧张的局势。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在继续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土耳其政府认为，而且多次重申

过，在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领的全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撤出耶路撒冷之前，在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代表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自决权，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之前，中东问题不可能获得公正、持久和全面的解决；而只有公正、持久和全面地解决中东问题，才能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存在及其边界的安全。拒不恢复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西岸和加沙乃至整个地区存在爆炸性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

如果安全理事会能够按照我以上所述的方针对这一议程采取一致的立场，安理会将会给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带来一线希望，从而也就采取了一个非常必要的步骤，有助于缓和该地区不能容忍的紧张局势。这还可以表明安理会和全世界所有穆斯林一样情绪激动。

主席： 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伊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我衷心祝贺你先生担任安理会主席。

我首先要提醒安理会理事国乃至所有的听众，这个会议厅里的每一个人一定都很悲痛和悒悒不快，因为大批无辜的人，包括儿童和各种年龄的人，在一个极其神圣的地方被杀害了。另一些善良的穆斯林在真主指引的道路上和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昨天在埃及被处决了。

为了使这些殉难者的灵魂得到安宁，我想在发言之初背诵几段神圣的《古兰经》的有关教导：

“啊，信徒们！在坚定不移和祈祷中寻求帮助吧。看啊，真主和坚定的人同在。

“不要把真主指引的道路上被杀的人叫作‘死亡’。不，他们仍旧活着，只是你们没有察觉。

“我们一定要用恐惧、饥饿以及丧失生命、财产和庄稼来考验你，但是只把快乐的信息赐给坚定的人。

“坚定的人遭到不幸时会说：看啊！我们是真主的人；看啊！我们要回到真主的身边去。

“他们就是真主祝福赐给恩惠的人，他们是走上正道的人。”〔第二章，第153-157节〕

今天，我们的兄弟姐妹，包括许多老人、妇女和儿童，都感到悲痛和哀悼，因为他们失去了家属。今天许多手无寸铁的平民失去了父亲，变成了孤儿；妇女成了寡妇，双亲在埋葬他们心爱的孩子。

他们的唯一的过错是去清真寺祈祷，履行他们的宗教义务。对宗教的宽恕精神滔滔不绝地表现情绪激动的言论的世俗反宗教的唯物主义商人到哪里去了？他们在哪里？宗教宽恕精神的支持者们到哪里去了？他们是否又要“错误地”使用他们的否决权，甚至要阻止通过一项谴责罪犯的所谓决议呢？他们如果再这样干，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耶路撒冷问题不是什么私人问题，也不是只牵涉到某一个国家或只是全世界穆斯林的问题。它是一个涉及全世界所有一神教教徒的问题。自从开始建造阿克萨清真寺那天起，它就是这样了，而且只要世界存在，它就将继续如此。因此，安理会必须对此极为关心。

许多发言人都谈了耶路撒冷的种族主义占领军最近对阿克萨清真寺最严重的侵犯事件的详细情况及其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和后果。我的代表团也认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占领军企图改变耶路撒冷的历史和伊斯兰性质的总政策的又一表现。众所周知，安理会的几十个决议既未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正义，也没有给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殿带来安全。现在是时候了，全体穆斯林应该承认安理会软弱无力这一国际关系的痛苦现实，应该终于不再希望那些大国会替他们争得权利了，因为正是这些大国的极力支持和在安全理事会不正当地使用否决权，才使篡夺者的政权得以生存下来。

占领耶路撒冷的种族主义军队在过去15年中已经表明，他们不仅不能保护伊斯兰圣殿，恰恰相反，他们决心逐步毁掉它们。穆斯林的力气不应该浪费在争取通过谴责篡夺者政权政策的决议，而是应该动员所有穆斯林国家的潜力，以期确立伊斯兰对耶路

撒冷以及被占领的伊斯兰和阿拉伯领土上的伊斯兰圣殿的控制权。

为此需要全体穆斯林作出重大牺牲；国家在政治上作出重大牺牲；人民在经济上作出重大牺牲；全体圣战者在军事上作出重大牺牲；这种圣战者遍布穆斯林世界，他们随时准备为伊斯兰献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朗的革命人民都准备作出这种牺牲。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看来是伸张正义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这是真主向全体信徒指引的道路。全世界的穆斯林现在都在明确表示，他们是要认真保卫他们的圣殿的，并且向支持篡夺者侵略行为的那些大国表明，如果它们不停止支持对穆斯林进行的肮脏战争，它们必将在伊斯兰的团结面前遭到失败。

昨天全世界有亿万人罢工。安全理事会必须对这一全球性的抗议作出建设性的反应，如果它不想被人视为“不安全理事会”的话。这次不幸事件却幸而促使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土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他们斗争的神圣性质是从手中神圣的《古兰经》中领悟到的。

我的代表团曾在以前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上提醒安理会，胜利的时刻正在到来，现在甚至更近了。我的代表团还要提醒安理会，巴勒斯坦烈士的血将永远沸腾，直至杀人凶犯受到应有的审判。安理会的理事国现在就能看到巴勒斯坦烈士的血正在沸腾。

Shahadat这一概念显然还未为许多人所领会。Shahadat的意思是证据、典范、原始型、无所不在；我们获得了Shahadat，我们就确立了完美的境界，真理的标准。

安理会也可能了解，口头流传的预言告诉我们：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财产而殉难的人是一个夏希德——即烈士。那就是说，一个穆斯林为捍卫耶路撒冷而殉难，他就是一个夏希德。因此，穆斯林决心保卫它并进入天国。

我想引用我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段发言：

“……巴勒斯坦人民将参照神的法律确切地区分出他们的问题，神的法律是：‘如果有什么人攻击你，你就象他攻击你那样攻击他；要敬畏真

正，要知道真正是和自我克制的人同在的。’”
〔S/PV.2340,第11页〕

对此我们必须补充说，今天世界各地有千百万穆斯林示威游行，以示声援和支持巴勒斯坦人。人海的浪潮正滚滚向残暴的种族主义者冲去，它的汹涌的怒潮即将淹没支持敌人的那些帝国主义国家。

上次我预言安理会不会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我们还看到，由于使用否决权，使得协商和审议以一事无成而告终。我的代表团再次要求安理会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如果那时就这么办的话，最近的伤亡或许就能避免了。我的代表团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如果安理会不能认识到今天局势的严重性，那么这一国际机构很快就会更加感到遗憾的。

安理会十分清楚地知道，通过一些温和的决议今天已再也不能解决问题了。国际社会——一切想和穆斯林世界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乃至那些声称关心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家——都必须正视巴勒斯坦属于巴勒斯坦人这一事实。巴勒斯坦人愈早返回家园，紧张局势就会愈趋缓和，这一地区也就愈有可能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

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内外遭受的伤亡和损害，以及黎巴嫩人和其它人民遭到的伤亡，都必须给予赔偿。

伪称具有双重国籍的外国人迁入了巴勒斯坦，杀害当地无辜人民，这些人必须回归本国，在那里，大街上的杀人越货不会引起示威游行和抗议。杀人犯在巴勒斯坦显然是并不安全的。

我的代表团并不希望对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人有任何歧视或不公正的行为。这些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及穆斯林一样，必须有充分的自由来管理他们的圣殿、传教和举行全部的宗教仪式，也同等有权不受任何歧视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请记住，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是提倡崇敬上帝的三大一神教。根据传说，至圣先知说过“我的兄弟摩西……我的兄弟耶稣……”。这就是说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有着足够的思想基础可以和平友

好地在一起生活，当然，这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恢复了他们对自己家园的主权之后。

圣《古兰经》说：

“啊，信徒们！让我们和你们达成协议吧：我们只崇拜真主，我们决不在神的身边增添上任何伙伴，除真主以外，我们也决不信奉他人为主。如果他们转身离开，那就说，请你们证明，我们是向真主低头而决不向敌人低头的人！”〔第三章，第64节〕

我的代表团重申，在为时还不太晚之前，请醒悟过来吧，让无益地支持种族主义侵略的人恢复理智吧。

把一个非法政权强加于巴勒斯坦人民身上是本国际机构的最大错误。事实上，该非法政权在被占领土内取得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强占和非法侵入，不管是毁坏宗教中心，杀害信徒还是建造学校和教堂，都是如此。从法律观点来看，侵占者的建设和破坏同样是违背原则的。

一旦非法行为和侵略为本国际机构所容忍和接受，那么毁坏学校和圣殿以及杀人自然就是可以容许的了。应该铲除的是所有意外事件、侵略、吞并和破坏的根源而不是结果。原始的大规模侵略消除了，随之出现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因此，如果你确实希望防止以后的侵略，就必须集中力量消除大规模的侵略。只有这么办才能拯救联合国。确立联合国的信誉，恢复会员国对联合国的信任，这就是安理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为什么全世界都竟然认为联合国只不过是摆样子，是用以为少数有势力的会员国的野蛮行为进行辩解的讲坛？联合国有宪章，有人权宣言，有这么多的公约、规则和条例，有这么多的常设和特设委员会，有成千上万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这么多的文书工作，却没有一个国家对联合国有一点点信任，这难道真的能够容忍吗？这难道不违背这一国际机构创建时的整个宗旨吗？如果我们不能依赖联合国的权威或者即使是相对的独立性，那么我们大家到这里来干嘛呢？

种族主义篡夺者从一开始起就进行屠杀、非法侵入和侵略，而与此同时又使用咬文嚼字、狡辩和花言巧语等诡计妄想颠倒是非。看来联合国目前正在接受一次关键性的考验。在我们的伊斯兰革命之后，我们曾经坦率地说过，我们对联合国并不抱多大的希望。现在另外一些国家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安理会必须向世界上的其余地区表明，联合国并不是欺骗世界上小国的私人国际俱乐部，这些小国是那么真心诚意地到这里来的。

幸而事态的发展有利于你们，有利于被压迫者。今天那些最反动的政权无法再保持沉默了。这就说明巴勒斯坦的事业自然而然地给许多反动政权指出了方向，目前安理会有亿万人民而并不仅仅是少数几个政府的代表作为自己的直接后盾。

所以，投票支持被压迫者，让你们的决议一次次被否决吧，因为只有到那时你才会见到更多拥护你们和支持你们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请坚定不移吧，不要谈判，不要中庸之道。真理在你们这一边，群众和你们在一起，真主和你们同在，你们很快就会成为胜利者。

主席：感谢伊朗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勒先生(苏丹)：先生，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正当安全理事会处理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的时候，由你来主持四月份安理会的艰巨工作。我们了解你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和献身精神，这使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和指引下，本机构将有效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们还要向你的前任、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的非凡才能和客观态度表示赞赏和感谢，她也是在同样艰难的时刻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安全理事会再次遇到了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犯下的另一挑衅性的侵略罪行，而且这一次是亵渎罪行。我不打算详述新近这一事件的细节来麻烦安理会了，因为这次辩论中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发言人详细谈过了，而且约旦代

表昨天向安理会提交的穆斯林最高委员会的信中也提到过了。

以色列在复活节星期日大量屠杀穆斯林信徒，袭击尊贵的圣地中的圣殿和岩石殿清真寺，是一次挑衅性的公开污辱，这不仅为穆斯林而且为全世界人民所深恶痛绝。我们务必不能忘记，这次大屠杀是发生在基督徒认为神圣的日子，在穆斯林认为神圣的圣殿和犹太人、基督教徒及穆斯林都认为神圣的城市里。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和各组织共同企图把这一事件说成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士兵干出的疯狂行动，这当然骗不了任何人。以色列对被占阿拉伯领土、对它们的阿拉伯主人和居民、对他们的文化、宗教和圣地的前途的侵略和扩张计划是众所周知的。在一切被占阿拉伯领土内，以色列复国主义的可恶思想、政策和做法，光是从联合国记录中所反映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来看，就足以作为这方面的明证。因此以色列的这一新罪行决不是孤立事件，是和以色列妄图恫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迫使他们抛弃家园、土地和财产，以便容纳迁入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其他凶恶镇压措施和占领及殖民化政策分不开的。

复活节星期日大屠杀，以及随后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任意开枪，象这样仗势欺人是十分严重的，但是把发生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更严重了。我们已经说过，复活节星期日发生的事件决不是孤立的事件；这是以色列阴险残忍、蓄谋已久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是通过恫吓和从肉体上消灭它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来驱除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居民。以色列的这一邪恶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挖掘和破坏穆斯林和基督教圣地，通过恫吓和折磨巴勒斯坦人，没收和毁坏他们在圣城中的家园，将耶路撒冷变成一座犹太复国主义者独占的城市。

审议中的这一问题是非常重大的，我们认为它威胁到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它已构成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条款原则的公然违反。除此而外，它无疑还证明，占领国以色列无意遵守和执行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条款，也无意理会并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被占阿拉伯领土和耶路撒冷的地位及性质的有关决议。

苏丹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强烈谴责以色列这一野蛮的侵略行为，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圣地和圣殿。

苏丹民主共和国把昨天——4月11日定为对被占阿拉伯领土上英雄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日并举行了有关的活动。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阁下就这一惨案向全国发表讲话，全国公私部门的所有机构都停止了工作。此外，苏丹全国人民议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谴责以色列野蛮袭击圣地及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清真寺内的信徒，呼吁世界各国议会谴责这一侵略行为，支持以色列占领下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我们完全支持被占领土上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并对他们在一个空前严酷残暴的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为自由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表示敬意。他们英勇的示威游行和自卫斗争清楚地证明了他们一定要重新获得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以及返回家园并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的的决心和愿望。

安理会开会审议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公约以及人类基本礼仪准则的问题，其次数之频繁确实令人吃惊。这种情况不应使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有任何沾沾自喜或满不在乎的感觉，而是应该使人们扪心自问，认真考虑安理会应起的作用。

仅仅谴责以色列，除了出现愈来愈多的侵略罪行之外，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安理会应该使用宪章赋予的权力，促使以色列撤出一切被占的阿拉伯领土。除此以外的任何行动，都不能制止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继续进行侵略。

主席：我感谢苏丹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索布汉先生(孟加拉国)：先生，我的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我们相信由于你已经得到证实的智慧和领导能力，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将获益无穷。

安全理事会在短短的两周之内，重又处理由于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进行侵略所造成的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机。1982年4月11日星期日对圣城耶路撒冷中尊贵的圣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犯下的亵渎罪行，以及在岩石殿和阿克萨清真寺枪击朝拜者的罪行，使整个伊斯兰世界感到震惊和愤慨。这一应受指摘的罪恶行为，使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要求安理会举行这次会议。前面几位发言人——我指的是摩洛哥、约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沙特阿拉伯王国和叙利亚的代表——已向安理会详细说明了这一令人厌恶的惨案的详细情况。

为了响应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陛下哈立德·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以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的身分发出的号召，整个伊斯兰世界把1982年4月14日星期三这一天定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日子。孟加拉国的九千万人民在这一天以应有的严肃态度举行了活动，所有公私机构都停止了工作。为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保证圣城耶路撒冷的安全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举行了特别祈祷。孟加拉国政府首脑和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艾尔沙德将军在告全国人民书中，重申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兄弟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压迫和顽固不化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艾尔沙德将军在告全国人民书中说：

“我们对以色列继续采取顽固不化的态度深为关切。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对我们巴勒斯坦兄弟施行明目张胆的不义行为和进行赤裸裸的侵略而逍遥法外，导致中东出现令人吃惊的局势。巴勒斯坦人民正义的合法事业继续遭到否定。这种否定正义的行为以及他们非法吞并尊贵的耶路撒冷的做法，是对世界各地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兄弟感情的公然侮辱。以色列对西岸无辜居民的野蛮压迫和恐怖统治，是它完全无视一切国际法和文明行为准则的又一明证。以色列这些恣意进行侵略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严重挑战，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深信，以色列军队不全部撤出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以前始终占有、现在也依然是他们家园的地方建立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中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

公正持久的解决。我们和穆斯林兄弟们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保证全力支援阿拉伯兄弟的光荣斗争。愿仁慈的真主帮助我们。”

前面几位发言的人已经指出，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是全世界九亿穆斯林最神圣的圣地之一。正由于这个原因，上星期日发生的事件引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嫌恶和震惊，正象将近13年前由于同样愚蠢的行动使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的一部分遭到破坏时引起的反应一样。向朝拜者开枪，尤其是在岩石殿和阿克萨清真寺里，这一罪行不仅使穆斯林而且也使所有谋求维护圣城耶路撒冷的和平与神圣的人感到关切。圣城耶路撒冷是全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唯一汇合处。

复活节星期日对耶路撒冷尊贵的圣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亵渎罪行，不是以色列当局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的疯狂行为。恰恰相反，1969年一连串的纵火罪行，在那些古建筑底下进行的不断挖掘，以及在圣殿附近经常发现炸药，都是有计划地毁灭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特别是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色列当局不仅鼓励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分子组织，而且本身也在从事毁灭圣城历史上和精神上的独特性质的勾当。因此，安全理事会多年来通过了不少决议，谴责以色列企图改变圣城的特性和地位的行动。占领国以色列不仅拒不遵守安全理事会的这些决议，而且还公然蔑视这些决议和有关被占领土的其它决议，采取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行动，就是颁布所谓根本法，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企图永远吞并这个圣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78(1980)号决议，决定以色列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凡是改变或企图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和性质的，一律不具有法律效力，并应立即废除。然而以色列却又采取另一行动吞并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色列的这些行动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1969年的海牙补充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及第338(1973)号决议，这些文件都明确强调不得使用武力攫取领土。

破坏耶路撒冷圣地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这一亵渎罪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立即产生直接的影响。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认为，除非立即采取有效的补救行动

以保证尊重耶路撒冷圣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否则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局势将爆发而成为灾难性的公开冲突。

国际报刊和新闻媒介，特别是《纽约时报》，生动地描述了以色列当局对阿拉伯平民实行的恐怖统治。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正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杀害，他们的宗教领袖被拘押，数以百计的人被逮捕，而他们的唯一罪名是带队示威游行以便对在岩石殿和阿克萨清真寺里犯下的这一亵渎罪行表示愤慨。对赤手空拳的平民采取的这些残酷镇压措施是对一切文明行为准则的挑战，必须要求以色列停止执行这种政策。

今天在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领土、在西岸和戈兰高地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有目共睹。以色列政府及其军队对阿拉伯居民采取的不容异己、偏执、迫害、非法侵占和持续粗暴歧视的行动是昭然若揭的。我们亲眼见到的是一个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政府，它对罪行公然给予宽容，每天都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新的定居点，并且鼓励以色列移民对当地阿拉伯居民实行恐怖统治，所采取的方式使人们回想起我们都深感痛苦地熟悉的种族灭绝行为，而当年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施行的就是这种行为。以色列境内和阿拉伯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正遭到有计划的残害。阿拉伯的风俗习惯遭到践踏；阿拉伯人的家园遭到毁坏；他们任意使阿拉伯人鲜血进流，九亿穆斯林认为神圣的清真寺和圣殿遭到亵渎。

我要问安理会：这不过是又一个简单的夸张说法的事例吗？这次辩论真的没有必要，就象有些人告诉我们的那样：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国际社会又会讨好孤立无援的、可怜的以色列国吗？难道在星期二、星期三和今天的发言都象以色列代表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只是出于固执和偏见而作的发言吗？难道这些发言不是反映国际社会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吗？这种痛苦是由于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竟然以如此蔑视的态度对待其他成员国。本世纪上半叶犹太人不仅在德国而且也在欧洲其他地方受到了压迫、不容异己、不义行为和迫害等罪行之害；可就在同一世纪的下半叶，正是这种大屠杀的幸存者本身竟对他们避过难的土地上的人民干出了同样的勾当，这岂不是一种讽刺吗？

日复一日传来了在被占领土上新发生的恐怖、压迫、残暴和不义行为的消息。我们偶然听到了从以色列政府及其代表的嘴里冒出的“自治”这个词。是的，我们确实应该赞美以色列占领军的宽宏大量，慷慨地赐给自治，而其结果却是撤换市长，封闭学校和枪杀无辜的妇女及儿童。

我们中间有些人或许天真地以为，我们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和启蒙时代，殖民主义、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都已被永远击败和消灭了。然而有人告诉我们，虽然其余人类可以在自决原则这一定义下生活，但就以色列而言，我们却必须让它有权擅自解释、削弱乃至最终取消这一原则，有权剥夺阿拉伯居民所具有众所公认的合法权利。就以色列和被占领土而言，我们亲眼看到的是对阿拉伯人的明目张胆的公然歧视，我们难道能够长久闭上眼睛，无视这一事实吗？其实以色列所说的自治，意思是那里有两类人：一类人有权，一类人无权。他们想使阿拉伯人无限期地处于奴隶状态——这种奴隶状态使我们甚至无法委婉地把他们称为二等公民。这不是也使我们想起了世界的另一个地区吗？不是使我们想起了南非实行的那种可恨的、卑鄙的种族隔离政策吗？

以色列要我们相信，4月11日的枪杀事件只是一时失误，是孤立的疯狂行为——实际上是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事。然而，我们有些人，也许很多人都认清了它的真象：那是一个滋生着恐怖主义、压迫和不容异己行为的社会和政府的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是一个蓄意推行企图恐吓、奴役、驱逐阿拉伯居民并使之丧失斗志的政策的社会和政府的产物。

“大批逃亡”一词现在几乎成了当代社会的一个特殊词汇。在圣经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一词汇，当初用以描述犹太人的被逐，而今与这个词有更多联系的则是阿拉伯人。由于建立了以色列国，也由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居民实行迫害和恐怖主义政策，今天被驱赶到世界各地的则是巴勒斯坦人。我们现在目睹的似乎是高潮性的结尾，在其间国家恐怖主义让位给国家歇斯底里，而且在这集体疯狂的最后一幕里，剩下的阿拉伯居民不是灭亡就是被驱逐出去。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心

境——这种社会及其滋生的仇恨和恐怖主义——才造成了这次枪杀事件。

最后，我们强烈要求安全理事会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谴责在阿克萨清真寺境内犯下的骇人听闻的亵渎罪行，并再次对占领国以色列未能履行它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有关规定所承担的保护和维护圣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深表遗憾。安全理事会还须重新强调，对耶路撒冷圣地、宗教建筑和场所的任何亵渎行为，以及对此类行为的任何怂恿和纵容都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还必须以明确坚决的措词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严格遵守和执行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和有关军事占领的国际法原则，不得对耶路撒冷穆斯林最高委员会履行其规定的职责设置障碍。

仅仅两周前，就在这一会议室里，我作了一次发言，在那次发言中我强调指出，在被占领土上最近的事态发展，证明安全理事会没有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只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因此，我敦促安理会理事国一致通过伊斯兰国家集团不久将要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

主席：谢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勒·拉赫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昨天，梅纳赫姆·贝京集团的代表在安理会发言中指责在本机构发言的人抱有偏见，还说他本人和他的政府是尊重穆斯林的，而且事实上是尊重一切宗教的。他还说：我们有60万公民是穆斯林。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前总理拉宾的阿拉伯事务顾问科恩先生称之为“以色列机体上的毒瘤”的60万巴勒斯坦人。如果他能告诉我们，我倒想知道，那60万巴勒斯坦人有什么权利。他指的是不是克里特和卡弗尔-布鲁姆的村民？这两个村子里住的是巴勒斯坦人马龙派教徒——而不仅仅是穆斯林——他们被逐出家园，失去了财产，虽然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只是在二百码以外，却不许他们返回家园，他们的教堂也已被以色列士兵摧毁。当他们向以色列法庭起诉时，法庭的裁决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让他们返回家园，因为这将成为一个先例，危及整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概念——它的含义是：犹太复国主义不能和其它民族或其它集团共处。

如果以宗教为由而实行制度化的歧视不是偏执狂，那么什么才是偏执狂呢？这不仅 是60万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家乡成为三等公民的问题，而且在以色列境内还有二等公民，他们就是东方犹太人。

200万巴勒斯坦人已被赶出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家园，失去了财产，不准他们回去，仅仅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这不是偏执狂又是什么？可是他本人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却能成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以前波兰军队里的一个下士能够成为总理，而我是巴勒斯坦的儿子，生在巴勒斯坦，长在巴勒斯坦，却不准我以及另外200万和我一样的人回去，这不是偏执狂又是什么？这究竟有什么区别？除了他是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之外，按照什么标准他能呆在巴勒斯坦，我却不能呢？

如果这不是偏执狂和种族主义，那么什么才是偏执狂和种族主义呢？

几天前，我引用的乌里·阿夫内利送交以色列议会的一封信里的话，如果不是偏执狂又是什么呢？信中说到了在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军司令所下的命令。他命令他的士兵：

“你在外面抓到任何人，首先用棍子揍他全身，头部除外。不要怜悯。打断他的全身骨头。不要作任何解释。首先是揍。不要认为揍人是特权；这是你的职务。除揍以外，他们什么都不懂。”

如果小说家阿芙斯·埃隆在《国土报》上所写的情况不是偏执狂，那什么才是偏执狂呢？他和一个士兵谈话，士兵说：“可惜我们在1948年没有把他们”——阿拉伯人——“消灭掉”。另一个士兵说：“这些阿拉伯人是畜生。现在把他们全干掉也不晚。”埃隆教授问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士兵们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

耶路撒冷一个60岁的老人，名叫奥马尔·卡塔布，因为他想保护13岁的孙女免遭以色列士兵的蹂躏，被他们用以色列制机枪的枪托打死了，这不是偏执狂是什么呢？

什么是偏执狂？因为有些人不属于你的那个集团，就对他们歧视，这难道不是偏执狂吗？因为有些人属于另一宗教或另一种族，就贬低他们，这难道不是偏执狂吗？

4月9日《耶路撒冷邮报》第21页上有一篇文章，报道在被占领土上发生的一件事，内容如下：

“西岸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星期三下午，五个带着乌齐式半自动步枪的武装人员殴打伯利恒大学的警卫和教务长。随后他们又在校园内毁坏大学的财产，再从那儿闯到邻近的贝特萨胡尔镇，袭击一个希腊东正教俱乐部和当地的一家咖啡馆。

“到昨晚为止，参与这一暴行的人还没有一个被拘留，虽然当地居民已经明辨认出了五个袭击者中的三个人。据说其中之一就是伯利恒地区村会头目比沙拉·库姆西亚的儿子萨迈尔·比沙拉·库姆西亚。人们还清楚地看到他们乘坐一辆Land Rover型汽车，村会成员就是用这种汽车进行巡逻的。”

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就是要把这样的村会强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当他们的领导。文章接着说：

“但是近几个星期来西岸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当局很难称之为是‘在建立信任’。更加糟糕的是，以色列士兵和移民们现在显然远比以往更加随便地使用武器，杀死和打伤阿拉伯居民。

“除开枪以外，肯定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可以用来驱散一群群以暴烈行动进行抗议的大学生。但是使用武器的严格纪律一旦放松，即使单独站岗的士兵也会轻易变得乱开枪的。不幸的是，没有别的办法能描述昨天发生的悲惨事件：在贝特埃尔军事联合企业附近，一个40多岁的阿拉伯妇女被一个站岗的士兵一枪打死，当时她正和4个孩子在一起耕地。”

梅纳赫姆·贝京在这里的代表是善于歪曲事实的能手，每当他理屈词穷的时候——顺便说一下，他也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人们可以接受的道理可说——他就设法指责别人和侮辱别人。他的总理一直在告诉全

世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杀死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都是破坏黎巴嫩南部停火的行为。这不是偏执狂又是什么呢？

他是这么说的，可是对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人正在流血他又该说什么呢？难道这不也是破坏停火吗？或者以色列人的血比巴勒斯坦人的血珍贵吗？难道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血是上帝特选子民的血，而巴勒斯坦人民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吗？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偏执狂的事例我可以一直列举下去，但是我不想对这个问题再作评论，以免使安理会感到厌烦。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让他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遗憾得很，抱有偏见者的可悲行列继续在这里列队而过。我相信通过今天的审议，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在我们讨论中引入宗教的狂热和蛊惑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和影响。

我不能对孟加拉国代表的偏执言论保持沉默而置之不顾。一口有教养的英语口音未必能保证说的话是正确的。我相信联合王国代表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孟加拉国代表提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进行的大屠杀和在欧洲对我们人民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他对种族灭绝究竟知道些什么呢？那时候他在哪里？许多大学都在研究那次大屠杀。我们不需要无知无识的人来教训我们，他们象这个人在这里所干的那样，无耻地亵渎对六百万犹太人——我的六百万兄弟姐妹——的缅怀之情。厚颜、狂妄、无耻与放肆即使在安理会这里也要有个限度，我们应该提醒新加入我们行列的这个人注意这一点。除了任何意见分歧以外，我认为对六百万死难者的怀念不应该遭到这样无耻的亵渎。

今天这里还有另外一些抱有偏见的人。我要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我要通过我们杰出的同事叙利亚代表的协助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昨天的发言中，要求提供近几个月来叙利亚军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炮击和破坏清真寺和教堂的资料。使我感到惊讶和遗憾的是，我们尚未得到我们叙

利亚同事的答复。因此，让我告诉安理会近几个月来叙利亚在这方面的功绩吧。

今天出版的《纽约时报》载有一篇弗洛拉·刘易斯的文章，她在其中特别写到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反对派在西北部——也就是叙利亚的西北部——的哈马城已被击溃，而且：

“据保守估计，有5,000平民及500至600名士兵被打死，城市大部分被夷为平地。”〔《纽约时报》，1982年4月15日，第A31页〕

这条消息已为其它来源的消息所证实。

例如从叙利亚归来的荷兰记者皮特尔·米谢尔森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荷兰《商业报》上。文章说，在过去两个月里，哈马的所有清真寺除一座幸免外，均被叙利亚军队摧毁了。从另一个来源——登在权威的瑞士日报《新苏黎世报》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哈马一向有96座清真寺。因此96座中就有95座毁于叙利亚军队之手。叙利亚军队为了显得不偏不倚，也为了免得承担歧视穆斯林的罪名，捎带着把哈马的基督教堂也给摧毁了。

如果需要提供更多的消息，我还可以请安理会理事国读一下4月11日星期日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广播电台播出的“周末世界”节目内容。在这一节目中利兹·唐纳利报道了哈马的局势，指出被叙利亚军队杀

死的显然有15,000多人；该城一个居民告诉她，他认为自石器时代以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大屠杀；该城几乎所有的清真寺都被摧毁。

现在我要向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抱有偏见的人——是的，抱有偏见的人——提几个问题。这一次我要向我们的同事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几个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陛下作为伊斯兰最高会议主席，有没有呼吁伊斯兰国家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举行罢工，以抗议叙利亚犯下的这一亵渎几十个清真寺的罪行？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再一个问题：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陛下作为伊斯兰最高会议主席，有没有呼吁所有伊斯兰国家举行罢工，以抗议1979年11月发生的亵渎麦加大清真寺的事件？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我非常希望至少能有一个抱有偏见的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主席：这次会议已没有人要发言了。

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在明天亦即1982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4时举行，继续审议论讨中的这一项目。

下午7时散会。